

# 与你距离如此之近

■乔林生

兰州战役打响。

70年前的一场战役,无论我们今天怎样形象地描述,都不可能还原其场面的宏大和战斗的惨烈,只能从陈设的一些图文实物中揣摩其当时的规模和气度:血战沈家岭,全师与敌人鏖战14个小时,有539名官兵壮烈牺牲,1376名官兵负伤,歼敌3327人,拿下了号称“攻不破的铁城”,扫清了解放甘肃西部、西进新疆的通路。一帧帧战斗场面的照片虽然已经发黄,一幅幅电脑还原的画面仅仅只是图像,却散发着浓烈的硝烟的味道。

可爱的孩子们围拢一堆,轻声诵读着一个个曾经威震敌胆的名字,然后排成队形,一鞠躬,再鞠躬,三鞠躬。孩子们难以记住墙上的每一个人,但他们会记住:今天的中国,今天的生活,是成千上万的先烈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浇灌出来的。

我仔细查看,我们子长籍的将军有贺吉祥、贺晋年、高维嵩等,他们都是战争年代的英雄。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高维嵩坚毅的脸庞上,不仅因为他是红军师的首任政委,还因为他的子侄与我的父辈相熟。曾任原兰州军区副政委的高维嵩,1985年去世,享年68岁。这位开国少将的孙女高秀琴和我妹妹是同年级同学,打小在子长老家上学、生活,高中毕业后考上大学,又在子长待业几年。提起此事,家乡的人都会说:“高维嵩当了那么大的官,娃娃儿子没沾上一点光。”那个年代的高级将领啊,廉洁自律得让人肃然起敬。

从红军时期移交下来的2930块银元,是红军师官兵“红色基因代代相传”的历史见证。这些银元历经八九十年人世沧桑,现在一块不少地陈列在师史馆。2014年4月29日习主席参观师史馆,在一件件实物、一幅幅图片前驻足观看。他语重心长地对部队领导说,你们开展的“红色基因代代传”工程建设,把“红色基因”融入官兵血脉,这个做法很好。要发扬光荣传统,永葆老红军政治本色。

什么是血脉传承?这就是血脉传承!

一张早已泛黄的《解放军报》陈列在《进军西藏建奇功》单元里,大版刊登长篇通讯《红旗插上邦迪拉峰》,出版日期1963年9月12日,作者署名杨子才、郑文殊。一种发乎内心的亲近感油然而生。解放军报社是我供职30多年的单位,可以说《解放军报》赋予了我一生的荣耀。而在中国新闻界大名鼎鼎的杨子才,则是30多年前力荐我调入解放军

报社的关键人物,他于我有知遇之恩。

迫不及待地打通杨总编的电话,这位年逾九旬的老报人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。杨总编告诉我,他当时是《解放军报》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组长,32岁。因为年轻,被派驻西藏执行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采访任务。

历史留下了这样的记录:红军师部队在人均负重60斤以上的条件下,经过7天7夜,连续行军作战250多公里,深入敌后180公里,翻越了5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,12座海拔近4000米的大山峻岭,提前50分钟完成了边境作战“断路切尾”任务。

杨总编向我补充了这样一些细节:八连官兵在原始森林里迂回时,没有水喝,喝马尿,喝自己的尿,不知有多么艰苦。他们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绕到敌军背后,和兄弟连队一起打响战斗,最后迫使敌军前线总指挥扔下自己的小汽车,从一条小路逃跑。

我惊喜地发现,他是南方人,长期在南方生活工作,在西藏边防采访的几个月,高原反应十分严重,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,也是经历九死一生。我惊喜地发现,“二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这句最具人民军队风范、最能体现当代军人气度的口号,出处竟然是在这里。1963年2月19日,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在北京向毛主席汇报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情况,当他说“这次我参战部队发扬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无畏英雄主义气概,打了一场大胜仗”时,毛主席高兴地站起来说道:“我赞成这样的口号,叫做‘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’。”又说,这是一场“军事政治仗,或者叫做政治军事仗”。

几乎每个展厅,都有拨动心弦的故事;几乎每个篇章,都与我的距离很近。在此恕我不能一一赘述,仅记录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,作为我们进一步熟悉和尊崇这支英雄部队的依存:

1979年4月,红军师奉中央军委命令,从西藏移防至新疆。全师沿川藏、青藏两条线路向火洲吐鲁番开进,经藏、川、陕、甘、青五省,于同年7月8日全部到达各驻防点。在房无一间、瓦无一片的条件下,广大官兵顶烈日、战酷暑、冒风沙、斗严寒,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安营扎寨,演兵天山南北,备战春夏秋冬,圆满完成“御外稳疆”任务。

1988年12月7日,经军委机关审定,原兰州军区党委正式批复确认红军师的军名和历史地位,同时确认31团、32团、33团为红军团,21个基层连队为红军连

## 贺兰山上的光芒

■陈海强

这个迎风而立的黄昏  
贺兰山就像我一样  
再次走向秋天的尽头  
风吹拂着戈壁滩  
我的心伴随沉沉山影  
不断陷入安静的核心  
贺兰山提前接受了一场雪花的馈赠  
羊毛一样柔软的雪花  
像圣洁的披肩,搭在贺兰山的身上  
站在空旷的野外,我看到贺兰山的雪  
恍如一缕奇异的光芒  
正与往事纠缠不清  
或者说贺兰山的雪  
像一页乐谱上的标识  
在深秋戈壁滩上  
指引着我的心灵走向辽阔  
指引着所有穿军装的兄弟  
面对无边无际的荒漠  
把爱在军歌中唱响

## 新增的骨头

■朱建信

每个人都有自己钟情的事物  
我偏爱身体里的一块骨头  
在我的所有骨头中,唯有它  
不是父母给的,它是新增的  
如果我的骨头总数没变  
就是它在暗中替换了原有的某一块

具体位置不详,形状不可描述  
我能说清楚的,是它的构成成分  
包括军装,军粮,地铺,条条条例  
深夜紧急集合的哨声,青春,冻伤  
丧父之痛。这种复合分子结构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初到军营,站在西北大漠凛冽的寒风中,还没有熟悉周边环境,就听有人大喊一声:“到家了,跟我走吧,你分到了一连一排一班!”抬起头,看到一张绽放的笑脸,那黝黑粗糙的脸庞宛如古铜色的雕像。来不及回答,他的手已经取下我身上的行囊,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了。就这样,班长带我迈出了军旅生活的第一步。

随后的新兵生活,跟想象的有些相似,也有许多不同。为什么活生生的非人非得排成直线加方块?为什么去哪儿都要两人成行、三人成列?为什么被子要叠得有棱有角,不能有半点褶皱?紧张的训练并没留给我太多时间思考,这么多的“为什么”都被打包压在枕下,跟着我疲惫的身体一起入眠。

第一次出操,我衣冠不整地出现在队尾,战战兢兢地喊了声“报告”。班长虽没有直言批评,却用眼睛狠狠地瞪了一下我。第二天,我醒得很早。只为了哨音一响,动作能快一点。起先,班长让我们练习口令。说是练习,倒不如说是嚎叫。一个个扯着嗓子站在寒风里,直把嗓子喊哑,喊出班长认为的军人士气。接下来是“三大步伐”训练,就别说齐步走吧,要把大家各自走了十几年的姿势,训练得整齐划一并非易事。折腾来折腾去,班长显然比我们还累,憋在肚子上的火气终于爆发:“你们这群新兵,等着晚上给你们加餐!”第一次听到“加餐”这个词,我们兴奋得差点跳起来。后来才知道,“加餐”的含意竟然是加班训练。

俯卧撑,仰卧起坐,深蹲直立……几个波次的体能训练,大家累得筋疲力尽。晚上,寝室的呼噜声连成一片。我悄悄地爬起来,在洗手间借着微弱的灯光构思入伍后的第一首诗:挑着月光的枪刺/我向往/骑马扬枪走天涯的豪迈/我追求/踏雪巡边戍守国门的神圣/再大的挫折也要坚强/没有军衔的肩膀也要挺起山一样的脊梁……

突然,一只大手从后面拽住我的胳膊。“你小子干什么呢?大半夜鬼鬼祟祟的不睡觉!”

“我,我在写诗……”班长夺过我手中的日记本,嗯,看不出你小子还挺有文化。唉,不对呀,枪刺怎么是月光的呢?怎么能造得?明明是扛着钢枪嘛,瞎编乱造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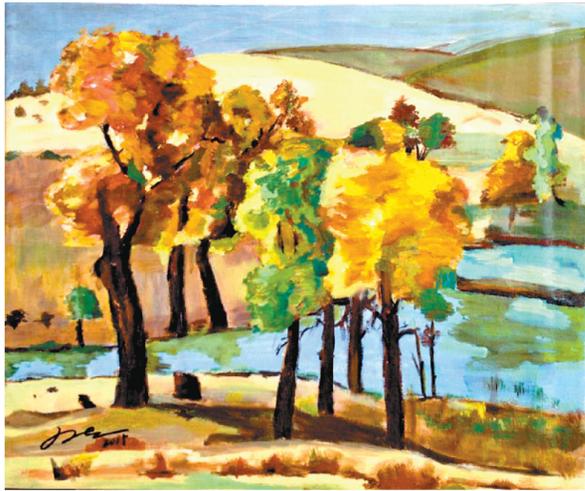
我一听就急了,马上回嘴说:“班长,你可以侮辱我,但不可以侮辱诗歌!”

“侮辱诗歌?你小子还跟我来这个,我命令你立马回去睡觉。”

那一夜,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流下了当兵后的第一滴眼泪。不过,我们仍坚持偷偷地写诗:第一次学踢正步/那是对稚气的雕琢磨炼/第一次紧急集合/那是对作风的综合检验/第一次武装越野/那是对耐力的挑战……

临近春节的一天,我正给家里写信,班长微笑着来到我身旁说:“给你布置两项重要任务。一是为咱班联欢会写串连词并创作节目;二是代表咱班参加演讲比赛。写串连词、创作节目是我向指导员推荐的,关键时候可不要掉链子啊!至于演讲比赛嘛,这关系到咱班的集体荣誉,你小子看着办吧。”

听了班长的指示,我有点心虚。没等我说完推脱的理由,班长的脸猛得阴沉下来:“这件事你必须完成。当兵的人只有圆满完成任务这一条,不可以给自己找任何借口……”班长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说:“再问你一次,能不能完成任务?”“能!保证完成任务!”我第一次斩



火焰(丙烯画) 王伏焯作



## 长征

第4452期

## 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与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史馆的邂逅,是一月中旬的一个雪天。探亲的日程上本来没有这样的安排,在营区走着走着,突然被楼前一排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十分鲜艳夺目的大字所吸引:走遍新西兰,听从党召唤。新年来到,“新西兰”这个奇特的词语组合,倏然让人为之心动。

顾名思义:新,代表新疆,此时此刻我们脚踩的这方土地,一代又一代戍边官兵在这里挥洒汗水、奉献青春;西,当然是指素有“世界屋脊”之称的西藏,我任职时曾三次赴山南、日喀则、昌都等地采访,至今想起边陲边行进的景象,依然激动不已;兰,不仅指兰州市,还泛指原兰州军区驻守的区域,“西北望,射天狼”,我有幸在原兰州军区空军基层部队度过十载难忘的青春岁月,那是一部永远在续写的士兵日记。

“楼里是什么单位?”我问。

一名叫李康的年轻军官答:“是我们师建的师史馆。”

博物馆纪念馆看过不少,师史馆很难有机会见识。“走,进去参观参观!”

我们来了。

步入正门大厅,三尊栩栩如生的伟人雕像映入眼帘。一队来此进行主题教育的官兵,正庄严地举起右手,向革命先辈敬礼,表达他们发自内心的钦佩和崇敬之情。

《陕甘星火创雄师》展厅,红军师的历史掀起帷幕:这支威震天山、声名赫赫的英雄部队,星星之火缘起于刘善忠、高朗亭等四人“智取当地民团六支步枪”成立的延川游击队,随后编入红26军。正是由于陕北红军在党的领导下,坚持武装斗争,壮大革命力量,一举粉碎了蒋介石数万兵力向陕北苏区发动的第二“围剿”,才使深陷困境的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得有关信息,果断做出“到陕北去”的英明决定,从而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和走向。

“陕北红军救中央”。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尽,历史的脚步却依然在这个师史馆回响。在历史的回响中寻觅先辈们的足迹,他们在民族解放道路上谱写的英雄诗篇,已成为拨动军内外参观者心弦的时代强音。

1949年7月,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、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——

## 快乐,生命的春天

■张 晴

##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那是春天的一个下午,天空明媚,阳光灿烂,但我的心却是阴沉沉的,仿佛全世界都得罪了我,一副不快乐的样子。

我向一片树林走去,低着头,脚步也被心里的茫然与惆怅压得很慢。当我置身于林中,靠在一棵树上,垂眼望着脚下的泥土发呆时,突然,一片影子挡在了我面前。我抬起头,吃惊地看见一个陌生男孩。他一脸笑容,专注地望着我,那笑容像一束阳光,明亮,灿烂。他个子很高,乳白色的T恤衫,深蓝色长裤,清爽而干净。他两手背在身后,像握着什么东西似的。我漠然地看看他,转身走开。对陌生人,应该设防的。

“喂——”他叫住我。

我回过头,他说:“瞧,这个——给你!”说着,他把一束细碎的野花举到我面前。他一脸鼓舞人的真诚和善意,眼睛亮亮的,笑着期待我伸手。

我迟疑了片刻,还是忍不住接了过来。

这是一束信手采摘的野花,有白有粉有紫,更多的是明黄色的迎春花。花叶上还闪烁着亮晶晶的水珠,像是刚刚刻意洒上去的,滋润,美丽,生机盎然。我不禁举到眼前,扑鼻而来的是一丝丝恬淡的清香。那一刻,绽放的野花仿佛因我的欣赏而开心地舞动起来。

“喜欢吗?”陌生男孩眨着明亮的眼睛问我。

我点点头,说:“喜欢,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,喜欢就笑起来,要快乐地笑,就像你手里的花儿一样!”看着他眼神里送过来的鼓励和期待,我真的忍不住笑了。

见我笑了,他满意地点点头,继而像长者一样亲切地揉揉我的头顶,又轻拍了一下我握花的手,然后用赞叹的口吻对我说:“生活多么美好啊,春天来了,万物都在绽放,你没有理由愁眉苦脸,送给你一句话——快乐,是生命的春天!”说完,他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开了。

快乐,是生命的春天!我轻轻默念着这句话,突然被这份陌生的关心和提醒弄得眼睛有点湿润。

低头亲亲手中的野花,我拔腿跑起来,是那种快乐的奔跑,脚步如飞,身轻如燕。很快,我追上了那个陌生男孩。很快,我超越了他。

我依然飞快地奔跑,直到很远,才回过头来望那男孩,他因遥远已变成一片淡蓝色的影子。我脸上挂着笑容,向后退着,一手挥着那束花,一边向那男孩大声喊:“喂,我在快乐的笑呢,你看见了吗?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,我偏爱身体里的一块骨头,在我的所有骨头中,唯有它不是父母给的,它是新增的,如果我的骨头总数没变,就是它在暗中替换了原有的某一块。

具体位置不详,形状不可描述,我能说清楚的,是它的构成成分,包括军装,军粮,地铺,条条条例,深夜紧急集合的哨声,青春,冻伤,丧父之痛。这种复合分子结构。